



喜剧

中国十大古典喜剧故事

吴家林 等 编著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93439

95

■ 吴家林 等 编著

中国十大古典

喜 剧 故 事



■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十大古典喜剧故事/吴家林等编著. —北京:中国书籍出版社, 1995. 5

ISBN 7-5068-0324-0

I. 中… II. 吴… III. 故事-中国-古代-改编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6849 号

责任编辑 陈俊珩

封面设计 陆 岩

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 7 号 邮政编码: 100031)

北京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5 印张 300 000 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 000 册 定价: 13.00 元

目 录

救风尘	1
墙头马上	17
西厢记	35
李逵负荆	87
看钱奴	101
幽闺记	127
中山狼	175
玉簪记	187
绿牡丹	233
风筝误	301
后记	363

救风尘

原著〔元〕关汉卿

正是阳春三月天，桃李芬芳，百花争艳，蜂蝶成群……

宋朝的都城汴梁。在小甜水巷有一家妓院。院主李氏，她的夫主姓宋，早已过世了。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宋引章，生得美艳动人，又聪明伶俐、能歌善舞，就在院中充当一名歌妓。正当二八妙龄的宋引章就成了李氏妓院的一颗摇钱树。

宋引章与邻家著名歌妓赵盼儿年龄仿佛，时有交往，就结拜为异姓姐妹。二人情同手足，甚为知心。

宋引章曾与一个叫安秀实的秀才相好相恋，发展到一个要娶、一个要嫁的程度。但宋引章是李氏妓院的台柱子，没有一笔可观的赎金，不可能娶到宋引章。而安秀实恰恰家境不富，于是出去找亲友帮助、筹款，准备迎娶宋引章。这时候，郑州同知的公子周舍却来插了一杠子。

周舍在才学上无法与安秀实相比，不过粗通文墨而已。但他财大气粗，表面上比安秀实更俊俏风流。实际上，周舍从小就是在酒肉场中鬼混过来的，仗着家里有权势、有钱财，成了吃喝嫖赌的能手，又凭借老子的地位，干点一本万利的买卖。花钱如流水，在郑州、汴梁一带，专以骗娶年轻漂亮的妓女为乐事；娶到手玩腻了，就卖出去。

宋引章自从接待了周舍，很快就被周舍给迷住了。两个人日夜在一起玩乐，又到一个要嫁、一个要娶的热度。李氏社会经验比较多，对周舍的为人有所警惕，不同意他们的婚事，因此拖延下来。

这一天，李氏来到宋引章房里。只见宋引章一人躲在床上偷偷哭泣。

李氏：“孩子，你身上哪儿不舒服么？告诉妈，给你请个官医大夫来看看。”

宋引章没有回答，反倒哭出声来了

李氏：“不是身上不舒服？是心里难受？为什么？”

宋引章还是不回答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李氏：“你不说，妈也猜得到，还是为嫁周舍的事吧？”

宋引章爬起来，抱住李氏，变成饮泣了。

李氏：“我是觉得周舍这个人，风流浮浪，未必靠得住，我三番两次阻挠这件事，倒不在三百两、四百两银子，我是怕你嫁过去，久后自家受苦……”

宋引章：“妈妈，我信得过他，他不是变心变意的那种人，您要不是为了多要几两银子，就成全了我们的婚事吧！我是一心嫁他的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养育之恩……”

李氏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：“唉！你既然决心嫁他，那就随你吧！”

宋引章猛地搂紧了李氏：“妈妈，您真好！您真疼女儿！……”

李氏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当妈妈的还能不疼自己的女儿？快起来，梳洗一下，看你都成什么狼狈样子了？”

宋引章欢快地：“哎！我就梳洗。”

丫环走上楼来禀报：“周舍周公子来了，现在下面。”

宋引章：“快请他上来！”

丫环去了不久，周舍走上楼来。

周舍：“引章！四百两银子也带来了！”

宋引章：“周郎！快来拜见你的岳母娘！”

周舍一振：“岳母娘？哦，……”连忙跪倒：“岳母在上，小婿拜见！”

李氏：“贤婿请起，今天我许了你们的婚事，银子多少倒是小事，可不许欺负俺孩儿！”

周舍：“小婿怎敢欺负大姐！爱还爱不够呢！”

周舍站起来，把四百两银子摆在桌上：“今天是好日子，母亲，您把有关的姐妹兄弟都请过来，庆贺一下我们的婚姻大事！”

二

洛阳人氏的安秀实经过半年多时间，东奔西走，连借带要，凑足了二百两银子，赶回汴梁，企图说服李氏允嫁宋引章，不料竟赶上宋引章声言要嫁周舍，这在精神上对安秀实无疑是个沉重打击。安秀实想见宋引章一面也被周舍阻隔，于是想到宋引章的结拜挚友赵盼儿。“何不去求求盼儿，请她以知心朋友的身分去规劝一番，也许她还能回心转意。”

安秀实找到赵盼儿，赵盼儿也正为这事着急。

“安相公，这半年多您跑到哪儿去了？引章不是答应嫁给您吗？您一走半年多，引章又交了一个公子哥儿周舍，她又决定嫁周舍，这是……”

安秀实说：“我正是为这事而来的。当初，引章她亲口答应嫁我，她家李妈妈不干，非要索价三百金。我只好四处奔走于亲友之间，这半年多，也还只凑上了二百两。我想先用二百两做订金，把婚事定下来。谁料想，她又看中了周舍这个阔绰主儿，说要嫁给他。眼看这桩美事就要出岔子，我只好来求你，无论如何劝说她一番，或者还能挽回。”

赵盼儿听了至诚君子安秀实这些话，心中千头万绪，不免长叹一声：“妹夫，我们娼妓人家，这从良大事可不容易呀！妓女陪客，软语温存，都不过是为了钱。当然，也想在临了找一个知重咱的风流婿，当然，是可意的、相知的。最忌讳匆匆忙忙就成事，最终拍着胸脯后悔也迟了。选定姻缘主要是靠自己，谁不愿意挑一个称心如意的？往往是：挑来选去，要嫁一个老实的，又怕经历不同难成对；要嫁一个聪俊的，又怕半路被抛弃。我见过多少寻找前程的俏女娘，见过多少铁心肠的男子辈？小心谨慎，还免

不了上当受骗哩？我宁可一生孤眠，也决不草率行事。引章这次，李妈妈苦苦劝说，还是说不到心里去，我再去劝说一回，恐怕也没法让她转过弯来。对周舍，她看表面的温和风流又饶有钱财，却看不透他人品恶劣。为了你和引章一生的幸福，我可以好好劝她一回，劝得动，您也别喜欢；劝不转，您也莫烦恼。”

安秀实说：“您的话对她有千斤分量，您的所见所闻对她未尝不是一副清醒剂，我就在旅店等候佳音了！”

三

赵盼儿来到宋引章的房间。

赵盼儿说道：“妹子，你满面春风，像有什么喜事。”

宋引章说：“我要嫁人哩！”

“你嫁人？我正要给你保一门亲事哪！”

“你保谁？”

“就是和你相交几年的安秀才！”

“什么？安秀才？我要是嫁给他，不成了一对儿穷光棍？”

“安秀才虽然不富裕，可人品却好。”

“人品好，又有钱，岂不更好？”

“那你要嫁谁？”

“我要嫁周舍！”

“就是周同知的公子？他年岁比你大得多，不太般配，你对他也不太了解；你年纪还小哩，姐姐我给你物色一个年貌人品都相当的好不好？”

“周舍就很相当。”

“我做姐姐的用衷肠话来劝妹妹：那周公子在这烟花寨可是混了多年的人了，常言说惯做嫖客的做不得丈夫，真正做丈夫的成不了惯嫖。做丈夫的为人老诚，惯嫖的虚情假意，这你应该明白。”

“你看周舍那一身衣服就很着人爱，安秀才怎么能比得了？”

“可不能以衣貌取人，还要看他的人品。”

“论人品，周舍也难得，他很知重你妹子，所以我决心嫁他。”

“他怎么知重你？”

“一年四季，到夏天我睡晌觉，他就在一边给你妹子打着扇子；到冬天，总是他先把被子温得暖暖的才叫你妹子睡；你妹子出门，穿哪一套衣服、戴哪一套头面，他替你妹子记着，选配钗环，帮我打扮。这样对你妹子体贴入微，我就一心嫁他。我妈原来一直不同意，现在也表态同意了！姐姐，我劝你也趁着年轻美貌，早做打算。总是大姐长大姐短，不如作个张郎妇、李郎妻，立一个妇名儿，做鬼也风流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”盼儿说：“你说的这些还代表不了一个人的人品。许多人正是会做这类虚情假意的事，教一些女娘看不透，着了迷。你别看他眼下情肠甜似蜜，真要娶到他家里，用不了一年半载，说不定就讨厌了，到时候拳打脚踢，你哭都没处哭去，后悔也就晚了。还有什么‘做鬼风流’？”

宋引章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，认为自己找到了如意郎君，盼儿心生嫉妒才大泼冷水；或者受了安秀实之贿，才这样卖力。就说：“多谢姐姐的好意。我和周舍相处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决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们的事，你就别再管了。”

赵盼儿至此也只能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好吧。以后你要是受苦呵，可以来告诉我。”

宋引章竟然说：“我这辈子受不着苦了，万一有什么苦，也不必来麻烦姐姐。”

这时候周舍从外边买办了许多礼物，走进房来。见到赵盼儿，被她光彩照人的美貌所打动，痴痴地看着盼儿。

“周郎，这位就是我结拜的姐姐，她叫赵盼儿，快见礼！”

“原来是盼儿姐姐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体态宛如天仙，周舍这厢有礼了！”周舍一躬到底。盼儿瞅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公子免礼。妹妹，前途保重，后会有期，姐姐就告辞了。”

“姨姨怎么就走？我这里已备了薄酌，正要敬姨姨一杯哩！”周舍连忙拦着。

“多谢了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办。”盼儿说着就下楼。周舍痴痴地在背后望着。

安秀实满怀希望地站在赵盼儿门前，见盼儿回来了，忙迎上去：“姨姨劝得引章可有回头之意？”盼儿说：“怎么说也不行，看来这事是定了。”安秀实失望地蹲在门口，长吁短叹：“真是没有办法了？姨姨，为了排遣愁肠，我只好上朝求官应举去了。”赵盼儿说：“也好，不过你还住在原来的旅店，我有事好找你。”安秀实点了点头，默默地走了。

四

周舍娶了宋引章，回到郑州，果然态度变了。他不仅到处贪花眠柳，而且脾气暴躁。一进门先打了宋引章五十杀威棒，命令她老老实实小心伺候。还说：“小贱人，在我手里打死的也有几个了，你不用指望从我手里讨得一纸休书，你就是千金也买不到一纸休书，你小心伺候我比什么都强！我现在出去还有事，等回来再慢慢收拾你！”宋引章只有以泪洗面，痛悔不听妈妈和赵盼儿的逆耳忠言。

正好隔壁王货郎要去汴梁做买卖。宋引章偷偷给母亲和赵家姐姐写了一封信，求她们设法救自己于水火之中。

五

宋引章的母亲李氏接到信大吃一惊。虽然她对周舍的人品也有看法，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虐待起自己的女儿来了。为了她一生幸福去巴结周同知的深宅大院，牺牲了自己这经营多年的舞榭歌

楼，李氏思前想后，不由得痛哭失声。信上写着：“从到他家，进门先打了五十杀威棒，如同奴婢，朝打暮骂，看看至死，万望央求赵家姐姐设法前来救我。”李氏只好带着书信找到赵盼儿住处。

李氏流着泪进了门。赵盼儿问：“奶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李氏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说：“大姐，可烦恼死我了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赵盼儿让李氏坐下，忙着询问。

“别提了！引章她不听你良言相劝，一心嫁了周舍。这不刚到了他家，进门先打了五十杀威棒，视若婢女，打骂成了家常便饭，眼看至死，老身只有这一个姑娘，姐姐看怎么能救回她来？”

“哦！”赵盼儿听了也吃一惊：“周舍这小子表面装得十分识礼、十分正经，原来是这么个薄幸的班头、虐妻的领袖！引章妹妹还指望能相敬如宾、天长地久，刚进门就尝着了虐待的滋味！看来这娼门妓家，要从良可真得千小心万谨慎，切不可轻信那一时的甜言蜜语。”

李氏抹了抹眼泪，把宋引章的信交给赵盼儿看。信上说：“引章拜上姐姐并母亲：当初不信好人之言，果然有了凄惶之事。进得他门，便打了我五十杀威棒。并不把我当作正经妻妾；朝打暮骂，供他淫欲，实在禁持不过。你来得早，还能相见；来得迟呵，就难得见面了。只此拜上。”

赵盼儿说：“奶奶，我这里有两块压被的银子四十两，还有一些积蓄，凑足四百两银子，买周舍一纸休书，认倒霉算了。”

李氏摇头：“周舍给的四百两银子还在，王货郎说了，周舍狠狠地声称：‘只有打死的，没有买休卖休一说，不用有什么幻想’。赎她回来怕是办不到，想想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赵盼儿略想了一下，问道：“那捎信人王货郎走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走。他说回郑州之前再来看看有什么话没有。”

“那好。你写封信让他带回去，让引章妹子耐心熬几天，我们尽量想办法搭救她就是了。”

“大姐，你用什么法子去救我那苦命的女儿？用钱我那里还有

几百两，你尽管用。只要能救出引章孩儿，比什么都强！”说着，李氏又哭起来了。

“奶奶放心！我和引章是结义的姐妹，她受苦受罪，也就是我受苦受罪。事到今天，见死不救，岂不羞杀桃园中杀白马、宰乌牛？至于用什么办法，这个天机不能泄漏。银子倒不必奶奶操心，十天半月之后，你看结果好了！”

六

周舍在郑州开着一所豪华的客店，他经常来这店里吃喝酒并让店小二给他拉官私妓女过夜。他明白地告诉店小二，他开这所豪华客店，并不是为了赚房钱、饭钱，而是为了有漂亮的官私妓女，甚至良家妇女，便于他勾搭快活。店小二说：“你老人家一天东奔西跑，没个准地方，有了合适的小姐，一时到哪里去找？”周舍说：“可以到粉房（即妓院）去寻找。”小二说：“粉房里没有呢？”周舍说：“就到赌房里去找。”小二说：“赌房也没有呢？”周舍哈哈笑了，说：“那就到牢房去找！”小二说：“您家老爷做着同知，你老人家还进得了牢房？您真会说笑话！”

赵盼儿盛妆打扮，骑了一匹骏马，由张小闲挑着两箱子衣服行李，来到郑州。打听到周舍开的旅店，住了下来。赵盼儿安顿了一下，把张小闲叫进房来，问道：“你看我的模样、打扮，可以勾引得动那周舍么？”张小闲仔细端详了一下赵盼儿，说道：“那周舍在汴梁的时候，宋引章姐姐已经让他神魂颠倒了，他还没见过赵姐姐，您在京城是享有盛名的美人，现在又着意打扮了一番，准保他周舍完全拜倒在您的石榴裙下。”赵盼儿说：“好人家的举止打扮和妓家不同，咱不怕有人注目议论，偏要打扮得是妓家媚态，迷人风韵。去叫店小二来。”张小闲叫来了店小二，他也没见过赵盼儿这样风流美貌的女子，走进房来，怔怔地，忘了说话。

“店小二！”

“在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你可认得周舍，就是周同知的大公子？”

“周舍周公子就是敝店的东家，差不多天天来的，您认识他？”

“那好，就麻烦你，请周公子到我这里来，说我在这里久候多时了。”

店小二答应了一声“是”退出去了。店小二从粉房找到赌房，终于找到了周舍。

“你急着找我，有什么事？”

小二说：“刚在咱店里住下一位天仙般的年轻女子，她对我说：有个周舍周公子，你请他来，我在这里久候了。”

周舍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二说：“我，我没敢问。”

周舍整了整衣冠，说：“我这就去。”

周舍进了赵盼儿的住房，见到盼儿不觉一愣。心想：好个漂亮的女人！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……

赵盼儿：“周公子，怎么？不认得了？俺那妹子真是有福分，把个丈夫伺候得俊上加俊，格外有精神！”

周舍忽然拍掌说道：“哎呀！你看我这眼睛，你可是赵盼儿姨姨么？”

赵盼儿说：“正是盼儿来了，不欢迎么？”

“欢迎，欢迎，做梦都想不到的事，怎么不欢迎呢？”

“你既欢迎，请坐下，细听我说。你的大名，我早听说了，只是无缘见面。那回在宋引章房里，才第一次见到你。从那时起，不知怎么的，就茶不思、饭不想，只是想着你。知道引章嫁了你，我心里不服、不愤；我哪点儿不如引章？偏她命好嫁了个乘龙快婿？这几天夜夜失眠，睁眼闭眼都是你的形象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带着车辆鞍马套房来寻你。想和你结为百年之好，又怕引章不容，所以先住在旅店里找你商量。”

周舍越看盼儿越爱，越听盼儿的话越甜，恨不得马上抱住盼

儿亲个够，又怕行动太冒失，引起盼儿的反感。

周舍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大姐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那天在引章房里见了一面，我也就深深地爱上了你，可惜没容多说几句话，你走远了，我还呆呆地望着你的影子，连引章都吃醋了。她宋引章怎么能跟姐姐相比，能有姐姐和我白头到老，还要她宋引章干什么？”

这时候宋引章在张小闲的带领下，突然闯了进来。

宋引章看见周舍和赵盼儿在房中说话，不免大怒：“我说周舍怎么两三天不家去，原来让赵家这个狐狸精迷住了。赵盼儿，你在汴梁就嫉妒我，你还赶到郑州来勾搭他，不知羞耻，不讲道德，我和你没完！……”

周舍见宋引章来闹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抄起一条棍棒就打：“盼儿姐姐要跟我结婚，你胡说什么！”张小闲忙把宋引章推走了。

赵盼儿说：“周舍！我这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指使你媳妇来大闹一场，她居然敢骂我狐狸精，这怎么行？小闲，咱们拦车立即回汴梁去！”

周舍一听慌了神儿，连连苦苦拦阻：“我的好奶奶，你别着急，听我说。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跑来了，我怎么会指使她来闹呢？你来嫁我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喜事，还能让她来混闹？”

“是不是你让她来的我不管，这个妮子没有一丝儿贤惠样儿，你不休了她，我不能嫁你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今天回去就休了她，还不行么？我今天休了她，今天就是好日子，晚上咱们就成就了……”

“看你这个性急劲儿！你先休了她再说！”

“大姐，咱们办事可得先小人后君子。你想，我写休书休了她，她一走了之；回头来，你又不嫁我了，我闹了个两头都空，这可不行。”

“看不出，你这花花肠子还不少！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周舍想了想：“这样吧，大姐你对天赌个誓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好吧，周舍，你真的让我赌咒？老天在上，如果周舍确实休了宋引章，我还不嫁他，我就让堂子里的马踏死，灯草儿打折了脊梁骨！怎么样？这誓够重的吧？”

周舍见她明了誓，满心高兴，就吩咐店小二：“摆酒来！”赵盼儿说：“不必备酒，我车上就带来了十瓶好酒哩！”周舍又吩咐去买羊，赵盼儿说：“我车上已备有熟羊，也不用买。”周舍说：“你都准备了，那我就买红去好了。”赵盼儿说：“也不用买红了，我箱子里就有一对大红罗呢。周舍，你还争什么哪？从今往后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我为了嫁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婿，凭着我花朵儿一般身子，笋条儿一般年纪，锦片儿一般前程，倒赔千百两银子，我也甘心！”

周舍听得如醉如痴，不住点头称是。

七

在周舍家里，宋引章紧张地等待着周舍回来。不久，周舍带着几分酒意回来了。宋引章迎上去问道：“你和那赵家的狐狸精一块儿喝酒哩？”周舍说：“喝哩！怎么样？”“你以后少和她那样的勾勾搭搭！”“我俩今晚就结婚，拿纸笔来！”“干什么？”“给你一张休书，你给我走人！”“什么？你要休我？”宋引章装作非常生气的样子大声抗议：“你当初要我的时候怎么说的来？你这负心汉！害天灾的！你要我走，我偏不走！”

周舍见她吵吵嚷嚷，只好自己找来纸笔，伏在桌上写休书，写完之后也打上手印。周舍看了一遍休书，觉得很满意，递给宋引章。宋引章怒而不接。

“我有什么错处，你就休我？”宋引章仍然大声抗议。

“休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你不是识字吗？自己看去！”

宋引章接过来休书，正要看，周舍抓住宋引章就向门外推，推出门外闼上了门，靠在门板上得意地笑了。

宋引章被推出大门，匆匆忙忙就向客店方向跑。

赵盼儿已经把携带的东西收拾好了，专等宋引章来。宋引章喘吁吁地跑过来。

“姐姐！休书！”

“你别太激动了，歇一会儿，把休书给我看看。”宋引章把休书递给了赵盼儿。赵盼儿用准备好的假休书调换了，把真休书藏了起来。

“妹子，这休书贵似性命，可要保存好！再嫁人时，这可是个照证。”把假休书递给了宋引章。宋引章叠好藏在怀里。

“姐姐，亏了你设计救我这一命，不然，我怎么能逃出这人间地狱，用不了半年只能是一死了之。”

“别说这些了，咱们赶紧走！到了汴梁才算安全！”赵盼儿、宋引章和张小闲三个人说罢就上车赶路。

“张小闲你骑马先走一步，告诉安秀才，让他赶快来认领宋引章！”赵盼儿吩咐了张小闲，就和宋引章藏在车棚里，向汴梁方向驰去。

周舍骑着一匹马从后面追来。

“前边的车，站住！”周舍大声喊着，到了车前滚鞍下马，用手指着车棚高叫：“宋引章，你是我四百两银子买来的老婆，你怎么敢私自逃走？”

宋引章走下车来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周舍，你胡说什么？今天是你写了休书，把我赶出家门的！”

周舍说：“那休书不管用，正式休书都是五个指头手印，我给你的是四个指头手印的，你上当了！”

宋引章听了大吃一惊，忙着从怀里掏出休书来看，周舍抢上前去一把抓住休书咬碎了。

宋引章急得哭了，大叫：“姐姐！周舍他抢去咬碎了休书！”

赵盼儿下车来保护宋引章。

周舍见宋引章原来和赵盼儿是一伙儿，冷笑道：“赵盼儿，连